

福建續志卷七十九

藝文四

序

書義序

宋楊時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賢聖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子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盖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一

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率此道也故予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王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而已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聖人安然爲之而不疑者盖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盖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

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狗名失口
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
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尖是也又
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
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
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
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
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
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宋 朱 子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
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
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
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
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
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
天者其心固如此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
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
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
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倅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

變異爲言公獨知其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須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口騎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請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蠡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

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隍經理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太原南葺樊鄧且持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都城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又遭讒以去其在兵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盖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章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閣卓犖竒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

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敏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城都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澁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四

推相盪因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有不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哉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問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文公家禮儀節序

宋楊復

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名曰家禮旣成爲一童行竊以逃先生

易簣其書始出行於世今按先生家鄉侯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參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旣亡至先生没而後出不及再修以垂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五

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以用疏家之說若深衣續衽鈎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此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贈監察御史朱公挽詩序

明于謙

山西大叅朱君用明之父則文甫與其配陳氏皆以子貴封贈監察御史及太孺人雖卽世頗久而縉紳大夫莫不傷悼而哀挽之聲嗟氣歎如出一口是果

何以致此余觀御史公當擾攘之季乃能以身代□
父之命卒之強暴感悔兩全其生而太孺人又能齊
美比德孝感神明而致白金之賜經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信哉至於周貧乏恤遺孤罄其所有畧無顧
惜是皆人所難能而則文夫婦爲之易易世有臨患
難遇事變而視骨肉如塗人與輕義重貨而甘爲守
錢虜者視則文夫婦亦可以少媿矣縉紳大夫所以
傷悼而哀挽之者匪直爲斯人亦爲世道勸故也則
文之子大叅爲御史時與余爲同官暨來山西余忝
巡撫游處最久熟知其人廉明公恕能而有文卓然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六

爲時名臣盖亦有所本歟三復之余書此爲挽詩序

送給諫邱君使琉球序

明

李東陽

國家統一區宇掃乾盪坤滌濯萬物逮於百年化洽
功成五服之內藩臬郡縣之所治出賦稅共使令者
弗論暨於海中外風殊界別以國稱者萬數邇者先
沾遠者後被冠纓椎髻詩書甲冑梯高航深四面而
至充中庭溢下館禮部繁於奏納鴻臚勤於奉引象
胥勞於通譯自有中國以來無若是盛者若琉球國
在海東南諸國大小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颺利舶
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虛爲朔望以草木爲冬夏

粵自古昔未通中國時雖或窮征黷討而賓服無聞
及我國家號令所到嚮風奔附遂封爲中山王齒於
圖版奉職貢者日涵月照潛移默革被服冠帶陳奏
章表著作詞賦有華土之風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
當嗣封遣其長史來請命天子封中山王賜璽書冠
服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戶科都給事中上杭邱
君宏寔充正使之選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
皆爲行餞徵辭翰林東陽於給事君同年進士言在
不讓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則居諫爭出則承使命
誠所願爲今聖天子在位賢大臣在列嘉惠於彼外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七

國中山王謹畏孝順不墮臣節以俟我威命而給事
身負荷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稱頌
胥此焉在給事身其克自重感厲精發山動海立以
宣達天子威德國家之典章式俾小邦君長陪從暨
於閭巷明識逆順保其初心惟億萬世服事罔敢斁
亦罔敢肆於戲豈不真大丈夫哉給事君起曰使者
職也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驩曰使哉使哉乃導上供
張三爵而後別

送萬廷器之僊遊序

明鄭紀

宏治甲寅天官卿簡國學生需詮曹試補縣令宣城

萬廷器與簡榜注吾邑時予適奏績於京張榜之日
予先陛辭出郭不得與侯遇及還南都侯亦便道過
家旣而復來謁子因別之任且詢訪政俗甚勤予告
之曰吏之治民猶醫之治疾也侯知醫道乎內傷者
固其本外感者治其標固本莫善參苓治標莫先薑
桂此醫家之律令東垣仲景所以垂令名於無窮也
吾邑有宋盛時文物衣冠八閩稱首國初猶有六十
四圖主客戶以數萬計永樂已後逋耗極矣宣德間
縣令王公彝漸次培植民方蘇息今所存里圖僅得
五分之一皆王之遺民也然俗尚侈靡驕惰家無甌

石之儲而屋宇服器務求美麗男女互相誇張子弟
恥耕作生徒恥從師春田茂草夏案生塵用是家家
逋負動以千計數科不第一人此內傷之疾然也且
以寡弱之良民而夾强大之鄰敵乘機窺伺吞田索
貨連綿其券不陷之以人命則誣之以軍丁吏緣而
羅織不竭資產以賠償之不止也兼以郡隸搆差百
色誅求凡有催科擡一作十小民一年勤動不足以
供一月之費而典田宅鬻子女纍纍相繼此外感之
疾盛也夫以壯實之夫兼以內外夾攻之証尚無可
望其生况羸弱之人乎所喜者去古未遠故家遺俗

猶有存者據予耳目所逮而言之張德源之好施陳履素之敦龐林孟光之野朴鄭德安之古淡後生小子猶能誇頌而向慕之侯茲往也和易以親之懇切以諭之播勤儉之風以節其驕奢之習驅游民使歸田畝誘倦學使就師儒則農有餘粟科不乏人而參芩之功奏矣剛不吐柔不茹刁豪之來禮貌以消之威嚴以鎮之禍可嫁而民不可虐石可下而法不可屈則兇豪斂跡良善安生而薑桂之功收矣就中積習既久薰蒸融液安知張陳林鄭不復見於今日也異時侯喬遷大邦吾邑之民不奉侯以配東湖之祠而歌之以爲僊遊東垣仲景也耶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九

新里甲目錄序

明鄭紀

士君子之生世也出則憂乎天下處則憂乎鄉邦濟時澤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紀家食幾二十年歷觀前代取民之制什一法壞春秋變而稅畝秦變而口錢漢變而算賦唐變而兩稅宋又變而青苗寬剩費出無經徵斂無藝而民之不堪命也宜矣國朝賦法民田不過五升官田不與征役視什一之法則又輕矣何民百家之中衣食於稱貸者什凡七八農家銓艾在手釜甑已空顛覆逋亡版圖日削莫知其由近

偶得里甲目錄而觀之縣令黃時每甲值一日用銀二十餘兩十六圖一歲計之用銀三千餘兩悉皆庖厨之共妻妾之奉與夫過客來使權門饋贈之需而已至於祭飲科貢物料之類國典所載者率以一科十歲又千兩有畸夫以百六十戶之民而共三四千金之費欲免稱貸逋亡之患不亦難乎是雖黃流禍之慘然當時里正雄長射時吞噬亦不能謝其咎也今縣令彭君下車之初一念仁慈正吾民息肩之地第民風土俗未能周悉予弟今年備名里正因會集同事澡神滌慮議定供應事目萃爲一錄自聖壽祀

飲而下至於役夫什廩之徵量輕酌重分條類目上可以給公家下可以舒民困歲計用銀不滿五百每甲一歲出銀不過三四兩視諸往年則七八分之一也錄成呈白縣堂隨與里甲百四十戶合盟以堅之以爲一歲共需之則而田野之民欲永其傳請予題其篇端予嘗攷吾邑盛衰之蹟唐宋之盛譜誌所載不必言矣國初富庶不減於前尋直虎寇爲災民耗大半宣德間縣令王公以救焚拯溺之心爲改絃易轍之政起塗炭之民於枕席之上吾民立碑建祠報頌不衰近年則自枕席復推入塗炭之中是又猛於

虎而馘於寇者矣同一法制也同一品秩也同一土地人民也趨向之不同如是亦獨何歟孔子論治國曰節用而愛人邵子有言諸賢能寬民一分之力則民受一分之惠愚敢舉是爲山氓祝

政經序

宋王邁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眞某所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旣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一

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邸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實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序於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廸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述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

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裨乎

贈總戎戚南塘公平倭序

明 郭文周

夫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今時爲然自倭奴入閩六七年間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其僇辱執質之苦抄掠焚燒之慘抑又甚焉遂屢陷城邑戕命吏蹶上將蹂南閩諸郡不有橫與之捷敝邑尚有孑遺耶盖自歲己未虜始陷福安辛酉再陷寧德遂屯據於寧德之橫與與四面臨江虜乘潮出沒東撼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二

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北據敝邑尤劇軍門滾溪游公乃不得已乞糧於浙請將於朝聖上感動乃勅總制梅林胡公以戚公涖斯軍焉乃壬戌八月癸丑大軍至福寧犒師休氣越三日下令曰吾期以一鼓殄此而朝食於是閱將領兵以遏其奔逸懼其海竄則又分布戰艦以扼之爲盡敵計庚申遂進兵臨嶼適潮落泥淖不可涉公命人持一莽投淖遂履若平地先是公已間渡竒兵繞出敵後至是援枹而鼓之兩軍合擊萬炮齊發呼聲動天地兵皆殊死戰虜錯愕投刃駢首就戮無一得脫乃返被虜者千餘人其

業已從賊卽禿而能投刃趨降者皆勿殺不崇朝而收全功遂乘勝引兵而南以臨福清福清益大定乃振旅還浙適興化告變天子乃拜公總戎事公至尋定興郡於指顧閩人信公爲飛將云余未一睹公然每誦公教令及間嘗獲睹公所往來翰札率純誠冲虛藹然可掬異時勒鼎銘彝固不爲異矣余聞今中丞二華公方抱竒節通材來撫閩服協之以公皆極一時之選閩人其有瘳乎故於邑尹蒼梧黎雙泉君之來謁也喜而叙之云

重修蔡虛齋先生祠引

國朝 李光地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三

昔明之中葉士大夫講學論道之盛比於宋南渡時維時北方之倡者著於河津而月川涇野之徒前後相望焉南徼學者則康齋發其端其徒餘干白沙相與張而大之然二子者同遊康齋之門而所學迥然絕無毫髮肖似其後遂有姚江王氏標新立異一時靡然宗之其聲華遊從之盛又非從前諸子之所及也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爲海內宗至於明興科名與吳越爭雄焉暨成宏間虛齋先主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爲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

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盖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評是訂故前輩遵嚴三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峰陳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閨後進受業私淑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燄之所能奪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龐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四

海內家習而人尚之翕如也故嘗以爲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苦於兵亂學士呶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地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修之典刑庶幾那與卒章之志同官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諄勗默有感於予心三復之餘愾然永歎其後以蔡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倡而新之子宜弁數言以質士

友余唯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成宏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可已願與諸友勉之

南溪書院志序

國朝 李光地

尤溪者子朱子所生處也朱子本婺源人先公羈宦生朱子於閩而遂家焉少因依劉氏兄弟居於建陽而學於崇安後之人不忘其生處故尤溪有韋齋朱子之祠及所謂毓秀亭者南溪書院則宋理宗所賜額也光地嘗一再經此邑登陴望文公山窪突畢肖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五

堪輿書又載其在婺祖墳術者豫占之曰當生一大賢聰明如孔子然亦知其遠去家鄉而自他有耀嗚呼豈偶然哉舊有南溪書院志紀其地山川竒勝朱子幼所嬉遊長而往來事蹟以逮祠亭廢興列代至於斯而紀詠者并其譜傳摺摭成編乃崇建所未備其苗裔族居此者亦多今奉祀博士及祠廟勅額天子推恩建陽與婺源等獨文公山踪跡光地曾承問及之奏述頗悉前撫臣道覲曾口賜扁符命揭尤溪祠宇而仍留建陽盖尤溪僻非孔道將命者訪問未的而身亦隨彫没也今大吏又据邑文題請

新賜且將修葺祠亭表厥故址而攝邑事通判楊君
旣獨新毓秀亭又討論南溪志而損益重刊之楊君
篤志正學今爲政有德於民而尤勤勤文獻若此司
馬遷自謂明易象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是以至東
魯入廟堂高山興慕低徊不能去千載上下有志之
士不有同心哉以余適里居來索言余故樂爲序之

靖海紀序

李光地

韓淮陰指畫東征形勢及料楚漢成敗如指諸掌諸
葛公校計孫曹強弱圖荆益之利定鼎足之規皆先
握算於前而操券於後司馬仲達不足道也然其平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六

公孫淵量敵計期不差時日岳忠武對魏公定擒楊
么八日而捷書果至蓋古之重臣宿將其於天下大
勢一隅要害未嘗不熟籌深曉制其短長之策故一
旦應機迎刃而解此固非冒利趨險迄無成謀苟焉
以國家民命爲試者也東南之苦海患六十餘年
聖朝受命恃其險遠踞島嶼乘風潮出沒爲梗白戊
子以來攻圍破陷郡邑者三跨有粵閩邊地曠日而
後平者一己亥之役浮長江犯金陵則中原腹心爲
之震動議者割棄沿海田廬延袤數千里而又歲資
隣省軍糈動百萬計蓋毒生靈縻國藏不可勝數此

豈鱗介之倫不以衣裳易者比哉靖海侯施公自其
先任樓船則以疏言賊可滅狀乘傳陛陳言之彌切
天未厭亂留心宿衛十有餘年而後出竟其志時異
勢殊而公前二疏所陳者無一不酬於後自奉

命專征至於受降獻俘籌畫措置連篇累幅又無一
不符於前吾以是知公計之熟料之明知已知彼算
定而後戰故能役不輸時而成不世之功所謂上兵
伐謀者於公見之矣國家之難在用兵用兵之事莫
難乎滄波巨浪之中與遠夷爭舟楫之利珠崖南交
漢明所以屢征而不服遼左日東唐元所以傾師而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七

不再彼數君者皆以遠異窮兵續用弗底今鄭氏境
內逸寇托足孤島爲濱海無窮之憂 皇上憫惻殘
黎赫然誅討天佑 皇仁風波助順而公以國賊家
難忠孝交逼於中憤不顧身義形顏色仰仗

皇上委託之專無復疑貳掣肘遂克受事報成宣威
絕徼航海之勲稽古莫及焉然則公之智勇蓋公之
誠爲之而非

皇上救民伐罪內斷於心任公勿二如議者舉棋不
定之口其不潰成者幾希耳聞之人取公前後章疏
彙萃編刻而請序於余余惟公之功

天子褒之史氏紀之其所以爲百世戎臣師者吾無
綴乎爾故復稱道古今以見遠圖之不可事耀兵之
非得已以及
主之仁明臣之忠孝著厥成功之自覽是編者攷閩
事之終始尚將有以論其世也

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

國朝 李光地

我 國家誕受多方集命旣固至我 皇上而內鉏
畔亂遠拓疆索雖在窮島之中絕塞之外阻滄波限
大漠爲兵威之所不至使命之所不加莫不遣發專
征親煩 六御羈纓繫組前後致之闕下稽近代文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八

德武功之盛未有如是之赫然巍巍者也大勛旣底
九域乂安 聖明不自以爲神武之力推恩酬勞久
而彌篤其在元庸眷念滋甚盖歷指三十餘年之間
名積昭章如古之登於冊府圖畫者不過數人而吾
閩水師提帥吳公其一也公自壯歲從戎兩浙卽值
三逆變亂當是時滇廣之寇度嶺嶠越江湖其勢猶
遠而耿賊之兵則已出仙霞而駐衢婺旁散於江西
沿海以分我師海孽助之結連搖煽如浙江不守則
東南財賦之地有呼噏之危故議者謂三徼用兵獨
此爲門庭之急其後亦以閩關不守耿鄭破亡滇粵

遂以次誅滅則此其明效顯證也公是時初佐戎耳且以閩人之故頗有讒構之者而能以忠勇自著使王將軍制府提帥以下皆推誠任之無所疑猜公又所向摧鋒績效驗白卒能披海道之窾以先霞嶺之師用區區裨貳之職而姓名功次洵聞於朝大吏元戎爭先進達公之邁迹行間固已竒矣及爲總兵閩中正廟堂經畧海事之會時則自重臣宿將至於道路之口言海可平者百無一焉靖海侯施公旣銜命而來乃亟引公自助公於施公里戚也言無不盡而施公亦委心聽之自有明天啓初載而海患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十九

萌蘖至是六十餘年矣四世相繼樹本深堅又旣據臺灣之遠扼澎湖之險舟楫便習風潮飄忽曉曉者大以爲非官軍之利及二公斷以不疑以六月發銅山衆又以爲天時地利蓋兩犯之然二公算旣定謀旣合自始接至於破敵僅七日間盡燒其舟船奪其島嶼海之驍桀精銳一朝殲焉又復大開恩信縱釋陣俘使之還諭兵民動以禍福爲傾巢進取計賊窮迫無所奔竄遂稽首納款舉土降附斯役也論者謂自古海外立功盖至我朝僅見也天子嘉悅公功晝接殷優賜賚重疊以東南旣靖俾帥於西控馭

巴巒夷民帖服既又以濱海重任非公不可水陸二
闔公歷專之忝遇山海清晏九重以江淮氓庶爲
憂間歲南巡察視河務公與南服制撫朝覲行宮
恩禮便蕃彌加於昔公於是感眷顧之隆循平生之
蹟以暇日記憶成篇題曰行間紀遇以地爲枌榆親
串使以數言跋其後地披讀終篇其成功於艱危萬
死一生之狀足令觀者驚愕悲喜而至於今日寵命
始終備極渥注則又使人慨然於功名之際而益知
聖朝之盛德爲難名故公此述不曰紀功而曰紀遇
蓋上以自幸千載之遭而下以無忘當日羣帥知待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

之雅尤古人所謂勞謙君子厚之至也用是應命而
謹書之

禮記手抄序

國朝 黎士宏

國家治亂興亡之故豈不在禮樂哉原其所以久安
而長治者則莫不迂濶而多事其所以速亡而易亂
者則莫不直致而徑情昔者三代之治惟周爲情文
備至情文者禮樂事也故自唐虞以至二代惟周之
得年最長秦之興也以法吏爲師薄儒者焚書記可
謂簡易無事矣歷數漢魏以來以兵力取天下而不
能守者亦唯秦之得禍最烈是非周民之淳而秦民

之弊也譬之若飲食焉將專與人以梁肉而食者未必歡加之爲燔炙爲酒醴而食者恒意滿夫燔炙酒醴非必異梁肉也其喜怒不同者蓋耳目隘則計較生曲折多則意致盡也周則不惟食之以燔肉酒醴而益之以俎豆秦則不惟不以梁肉而又剪其嘉種焉周安得不治秦安得不亡哉或者曰漢何以不亡也當高帝起自田間不十年而定天下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爲至其後稍厭煩苦而叔孫制禮遂爲一代典章文景以來相沿不廢則是漢方興而能變秦至亂而不知也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得食則

生不得則死今必曰禮樂待百年而後興是猶謂飢渴者曰俟秋熟食爾俟雨降飲爾吾恐秋不時熟雨不時降飢渴者且枕籍於前而不可支矣禮者固已飢之餼糧而止渴之漿露也始於郊廟達於妻子及於童僕被於蟄蟲先王蓋曰天下有履蟄蟲而不忍傷待童僕而不敢無禮吾又何憂君父哉昔唐開元之間通事舍人王巖上疏欲刪去禮記舊文而宋儒又謂其多出漢人附會附會與否不可知但使迂濶足以救亡直情足以速亂則君子何爲惜一迂濶之名以延百姓之命而必欲徑情而直致徒苦天下父

老使兵革相循紛紛不已蹈亡秦之故轍而後已也

寧化縣志序

國朝 黎士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皇上誕敷文教允廷臣請纂修一統志先檄直省所在有司呈稿彙進下史局間山川里道不合屢煩嚴旨切責一時奉行期迫多因仍固陋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寧化泉上李元仲先生舊學通儒爲海內人文碩果不交州府者四十年前令何公束書載幣以邑志請先生辭之再數請乃可書未就而何公遷去及書就前令王公急欲梓行又不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二

果今茂宰祝使君來治寧化見是編而再三歎息謂非一邑一人之書而天下古今所通共之書將以副功令詔來者非我其誰任僉謀於學博謝君及邑之紳士父老咸躋是舉度工選匠不數月而刻告成予得俯首卒讀信哉祝使君所謂天下古今所通共之書而非一邑一人之書也寧雖望邑志殘缺者將百年發凡起例非有故府足因也摛辭辨體非有羣材足藉也先生以一心一手經營數千年之事無飾言無曲筆識其大者舉一端而古今上下治亂倚伏之故無不詳樹一論而源流升降補救損益之計無不

備識其小者而山川里道邱陵陂澤岡巒崑壑無不
掌指而縷分斯固釋法顯之所不能既其詳核酈道
元之所不能爭其竒麗者也後有作者蔑以加矣夫
郡縣事至冗雜錢穀刑名之司日救過不暇視邑乘
廢興無關緩急卽有意修舉而或所任非所賢所賢
非所遇世乏淵雲遷固之筆使名區勝蹟魁人傑士
湮沒而不得傳者何可勝計祝使君之爲是舉也固
甚慶乎國有人焉得以一邑之書見於天下又得毋
更致慨乎國有人焉而僅以一邑之書見於天下也
汀州府志之缺亦五十餘載郡伯鄢公賢大夫也雅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三

意重修將專車延先生定論今先生亦遂老矣年八
十有二倘天假緣便獲見成書推廣一邑者及於一
郡以一郡者漸及於天下先生將無有意乎予受業
先生之門何敢附游夏一辭之贊特歡祝使君任事
之決而識政之大也敬記一言於簡端

重修上杭縣志序

黎士宏

畿省郡邑之志與國史相表裏體裁大小不一而義
意則同史主勸懲志專實錄史獨難於斷而志則兼
難於修凡修史立局總裁校勘皆定專官進退黜陟
備呈乞覽卽權貴不得以力爭至郡邑之志非生長

其地者人與事不相習勢不得不屬之一二里黨能文章熟掌故之士然宗戚交遊親串所在往往閣筆濡毫遷延嫌怨稍恕則速索米立傳之譏槩刪又不免陶範挾刃相臨之懼遂至兔園夫子亦點文壇椎髻布裾盡標淑媛流傳四方指爲口實志之濫也匪獨有心者不願爲且不欲竟讀也是非地方司牧真心強力任是非勤採擇而又具良史之才者斷不能成書而垂後若今璞山蔣使君所修上杭之志蓋亦僅矣上杭爲臨汀赤縣有明三百年間藪澤數警特設憲司節制其地川陸三百里人文山水甲於諸州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四

志之缺者百有餘年而未補豈能文揅筆者遂無其人抑以宗戚交遊親串之所在懼於速尤府怨而有所不敢耶抑豈一時司牧文章政事不必兼長而任是非勤採擇又有力有不力耶蔣使君蒞治八年政通人和急急乎恐文獻之不光爲懼聘名士分部家心手勾稽兼時積月今讀其書數千年間一邑之治亂興衰若可手輪目數細及里語方言蒐羅放失至官司人物出入進退毀譽所不得搖愛憎所不得奪又何其斷斷如是昔韓昌黎推避史事柳州貽書相督謂其褒貶是非不肯任將來不敢爲御史大天生

殺予專更有重於此者則并不敢爲宰相今使君奮然執筆而不爲愛憎毀譽所搖奪是御史大夫宰相之心也然則蔣使君豈僅才勝一邑其所成書又豈僅一邑之志哉郡志殘缺有年當事屢以相屬逡巡而未有以應倘得盡如寧化志之博麗自爲一書上杭志之明辨而有體則庶幾踵事增華事成功半然終逡巡而不敢以應不敏之嘲固已遠慙柳州近復抱愧於賢使君不少也

赤嵌集序

國朝 萬 經

中原地盡媧皇之補無功絕島天浮精衛之填奚術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五

沃焦暘谷茫茫蜃市蛟宮弱水扶桑汛汛蜃人龍戶田橫已逝血積蠻花徐福不歸啼聞瘴鳥盖臺灣郡者歷代聲教所不通前王版圖所未隸也聖朝化行率土威被無垠鑿溟滓之乾坤雕題入貢闢鴻濛之日月卉服來王城列赤嵌官紆黃綬則有龍眠才子孫楚名流岸幘澎湖諭裸邦以禮樂揚舲浯嶼變斥鹵爲桑田而乃殖畝勸農之餘偏工體物榕陰聽訟之暇不廢緣情渺衆慮以爲言揮八極而成韻華詞璀璨擷珊瑚網之千枝異采焜煌落鮫珠之百顆是則潁川渤海儒術斐然開府叅軍風流卓絕矣豈若兔

園挾冊者課吏治而迂疎鳳尾批箋者薄新詩爲小道也哉且夫夸陳山海縱壯浪而難工雕飾禽魚每形容而易俚若其留不盡之響於言外狀難名之景於目前大言小言亦騷亦雅倒天潢而屈注百谷皆鳴持月斧作文斤五兵非利耳悽目駭性寂情移將使子厚柳州未足記其巧坡公海外無以喻其竒此赤嵌詩集爲人間未有之書而漁洋先生有創獲必傳之語也嗟乎吟篋隨身錦囊貯句苟非好事未易言懷至於挂席隨雲乘風破浪問程孤往歷島樹之迷離擊楫還歸與鬣帆而上下鯤魚夜吼則山鬼輟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六

吟颺母朝翻則爰居屏跡鐵沙排劍迴車九折非難針路飄萍擊水千盤似夢而使君乃枕樓舒嘯官閣援毫海月鑒其呶唔天風助其激盪捧函色動不數張融賦海之章掩卷神飛勝讀郭璞遊仙之句感瓊瑶之投贈媿糠粃之簸揚宜播鷄林共貽鷺羽

安海詩序

國朝 蔡世遠

皇帝誕敷文德敕寧武功歷數綿長版圖式廓敷天之下覆幬涵煦罔不率俾其有阻疆自雄傲虐不共則赫然奮雷霆之師擣其區域畏威輸成爭爲臣僕臺故紅毛地也鄭氏竊據三世

皇靈遠播命姚公啓聖施公琅削平奏績置一府三
縣四十年來休養生息衍沃富饒顧土著鮮少火耨
草闢多閩粵無賴子弟地廣則易以叢奸民雜則易
以召亂加以重洋浩淼官吏有傳舍之思兵役更番
不盡馴性制撫控馭阻於鞭長康熙辛丑夏四月二
十三日羣不逞之徒叫號嘯聚蹂我民人賊我總帥
安平副將許君雲遊擊游君崇功北路叅將羅君萬
倉各率偏裨血戰死之賊遂據有全臺服優衣冠相
稱以名號文臣逃遁澎島賊勢益張五月五日制府
覺羅滿公聞變投袂而起別母夫人曰兒不剪滅此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七

見無日矣晨夜疾馳軍於鷺島大治樓櫓調八郡之
兵尅期進取提帥施公先已提師駐港滿公素知南
澳鎮調餉佐軍總兵藍公忠勇檄以副之將校卒伍
分路責成撫軍呂公調餉佐軍不科井里應時而具
部署既定合大小戰艦六百餘艘兵萬六千餘人滿
公釃酒臨江天氣霽朗義聲昭布將一其心士百其
競覘知賊將內訌頒發文告設幟懸賞賊棄逆効順
自相攻擊六月十三日癸卯自澎湖齊發丙午施公
遣其裨將林亮董芳乘潮人鹿耳門諸軍銜尾繼進
兵已過險人懷必死之心乘勝克安平鎮轉戰七鯤

身賊衆尚數十萬藍公率精銳由西港登岸繞出賊背紅礮鎗裂賊遂大奔薄至官寮悉衆相拒復大敗之走塗壑埋又連敗之癸丑長驅直入府治悉定先是滿公未至廈門時邊郡洶洶城市山村惶惑轉徙米價沸騰訛言流布既至汛舟之米四集平糶輯奸市不改肆人不知兵羣策畢張紀律大肅衆於是知賊不足平也向使滿公不蚤鎮廈門則內地山莽四伏鷺門盡逃澎湖將潰施公雖激厲三軍而兵少餉涼其能浹旬奏績乎卽滿公駐廈門不檄藍公同征亦未能成功若是速也三旬治兵七日奏績宣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八

天子詔縛其渠魁撫其脅從不殺而威不令而行此皆由

皇上知人善任

皇天眷佑篤生良傑同德一心式遏亂略豈偶也哉吾漳處最濱海回思鄭氏之亂海孽山妖同時並作酷餉焚巢言有餘痛今茲之喜不啻口出作爲詩歌用誌永久名曰安海者謂是役非徒平臺邊海郡縣皆安之也旣安於臺警方熾之秋必能安之於臺地克定之後溯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芟其莠民漸次更始我閩人實世世食德孕育蕃息歌詠於靡

窮也世遠忝在史氏有採風之責因與陳君元麟張君福昶郭君元龍彙摭篇什以付之梓焉

鼓山志序

國朝 沈廷芳

七閩之名見於周職方其山川紀載闕如也自漢武帝時武彝始載祀典又僻在下邑而福州實爲全閩都會羣峰疊巘劃海襟江其爲之鎮者則鼓山也在形家有右旗左鼓之說然出雲降雨外窮東溟內抱崇墉特立瑰瑋覺武彝之清峭幽深則如東山之視泰岱矣矧際

聖朝薄海內外民物暢遂官斯土者祈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二十九

天祝

聖恒於斯勞農請雨恒於斯以之發舒山靈歌咏膏澤歲新月盛則鼓山之志誠不可一日而缺顧山開自唐末向爲禪窟靈嶠神晏後先輝映雖興替不恒而嵐光波影萬古如一日迄今登峰涉磴摩挲蘚壁若蔡襄燕度李綱趙汝愚諸賢其題名悉可指數是山得人而顯人藉山以傳若兩相待癸未九月予與嵩山山長吳崑田編修偕生徒作鼓山遊披尋喝水巖靈源洞忘歸石諸勝又同登巖崩峰觀朱子天風海濤磨崖字愴然而思悠然以遠雖目力易窮其浮

螺點黛隱現於紫瀾碧澗中者又若可以髣髴而得也既下宿白雲堂住持遍照禪翁以黃丈莘田新輯鼓山志見眎簡要明潔足備茲山掌故予惟茲山之雄乃海天之望凡鮫人龍伯來琛而向風者莫不指山爲圭臬舳艫相啣稽顙恐後卽泰山喬嶽未之或先也其內則千陬壯麗閭閻殷富隱隱隆隆氣象萬千又不可以殫述復有學士大夫因其餘閒登山林延眺聽指化人之宮爲憩息之所仰承

聖學近法晦翁將後之視今其一吟一咏且與武彝之權歌並傳矣是志也豈特爲象教云乎哉卽以象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三十

教論而遍照能振其宗風興頽舉廢續古佛之燈是端足志也因其請於是乎書

國朝
吳嗣富

石門不跨偏多蠟屐之人礪水長枯大有挈瓶之智由來古德何妨坐斷聲聞在後檀那一任宣揚聖教此靈源初集所以衍祖燈而山志續編因之以延慧命也從教話墜清淨身不礙當機旣歷耳根阿闍國自能再現境由靈著地以人傳况乎宰官上士每範水以型山下至遷客騷人亦拈花而插草鼓山鼓有竅皆鳴雲峰雲無心不斷較諸洛陽伽藍之記豈徒

金碧相宣擬諸西竺耆闍之林不隔龍天呵護而已
自有此山鎮茲閩海原爲祝

聖之道場億萬年永瞻佛日卽屬布金之法界恒沙
數莫喻化城乃有禪師遍照者談往知來日積貝多
之葉從來算壞寫來白氎之書叩高士以叅稽綜羣
言而壽梓誠法門之盛軌爲象教之金湯僕也來閩
獲觀斯集喜卧遊之有具性海通源緬先哲之餘風
仁山奠體固紙皮筆骨之所不及箋且讀嘆宣揚之
所不克遍者也若夫忘歸有石垂露惟松撫八極而
非遙指三山而共信牛眠獅吼永鎮山門鳳浴鵬翀
福建續志

卷七十九

藝文四

三十一

遠凌霄漢莫須饒舌棘栗裏非無坦途試讀標題名
教中自有樂地請從而後於是乎書

國朝 黃任

歷代志乘遞相沿襲莫不各有所做三秦三輔黃圖
決錄之屬倣於班氏之十志也十洲洞冥眞臘佛國
之屬倣於山海經也自是而支分派別一地一事亦
各有著述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
雖尺帙寸楮亦蔚然自成一書迨莊老退而山水滋
於是有寰宇記有名山志有名勝志莫不發宇宙之
瑰瑋而聚山川之秀靈覽者可卧遊而得焉吾閩之

鼓山去城三十里而近至唐而始顯僧神晏象教繼興宋蘇才翁蔡君謨朱晦翁諸君子各有題咏而名人韻士之流連景光發爲歌吟者又不可以計數也然則山志可任其殘脫不修乎攷舊志始末僧善緣著靈源集黃用中改爲鼓山志後謝在杭徐興公僧元賢相繼纂輯及今復百餘年矣舊板漫漶不可辨記載亦未備住持遍照和尚出元賢舊志乞余續而成之因細爲編閱於舊志之逸者存之繁者汰之訛者正之疑者缺之不分綱目統別八類非故立異究亦何必盡同書成私自喜曰八十衰老之身不復能杖履作謝康樂之遊猶得從几帙之餘如躬履其地挹芳巖靈源之勝於縹緗研席之間山靈其不我遐棄耶前者山寺頗頽廢遍師有重開忉利再振精藍之功余論志不必詳書